

共 學 社

俄 羅 斯 文 學 叢 書

俄國托爾斯泰原著
耿濟之譯述

復

活

卷中

商務印書館發行

復活卷中

第一章

在兩星期內瑪司洛娃的案子即要提到大理院去了。南赫留道甫便打算到彼得堡去，倘在大理院控告不成功，那麼他便要上訴於皇帝，這是華那呈文的律師替他出的主意。這件案子，依律師的意思，上控恐怕沒有結果，因為上控的理由十分薄弱，那麼上控一失敗，瑪司洛娃等一千人犯在六月初頭就要起程，所以南赫留道甫必須去一看他的田產，並在那裏拼擋一切，以便隨她到西比利亞去，這是他堅心決意要去做。他首先到黑土縣境內最近的一處大田產那裏去，這處田產名叫科司敏司奇，他進款的一大半是從這裏得來的。

南赫留道甫童年時和少壯時就在這田產那裏住着，後來又到過兩次；有

一次是因他母親的請求，用了一個德國的管家到那裏去，和他一塊兒調查產業。所以那裏一切的情形，和農夫們對於辦公處（就是對於地主的關係，他早就都已知道了。農夫對於地主的關係便是完全依靠着他的管理的。這些事情南赫留道甫在學生時代已經知道了，那時候他信認和宣傳享里佐治的學說，並且根據着這種學說把他父親所遺下的田地全都分給農夫們了。但是自從他在軍隊裏服役以後，便沾染了每年耗費兩萬盧布的習氣，那時候從前那些智識在他的生活上不算必要，自然全都忘掉了；他不但不問問自己，他母親所許他的錢財是那裏來的，並且還避却不去憶想這件事情。可是他母親死後，那財產的承繼和管理他的必要，却又提起他對於土地私有的問題來。在一個月以前南赫留道甫便要回答說自己沒有力量能把事物向來的秩序改變一下，管理產業的人並不是他，無論如何他還要遠遠的離開那田產繼續住着，把錢財都送給他，總須使他心中暢快可是現在他却決

定雖然他將有西比利亞之行，還要和牢獄世界發生些複雜的，和困難的關係，爲着這個，一定需要社會上的地位，而最要緊的却是銀錢，但是他總不能夠把這件事情依舊照原先的情形辦去，而應該損害着自己，加以變更。所以他決定不去經營那田地，却把來低價租給農夫們，使他們去耕種，並且能夠離開地主而獨立。南赫留道甫一拿一個租主的地位和一個奴主的地位來兩相比較，便以爲貸給農夫們田地，代替雇用工人來耕種一事，和奴主們在農奴中勒抽償金以代替工人的老制度是相等的。這還不是那問題的解決，不過是向着解決的一步罷了；不過是從一個較劣的佔有人的方法移到不野蠻的一種方法罷了。這便是他想去幹的。

南赫留道甫在下午到了科司敏司奇。他要勉力去簡樸他的生活，所以連電報都不發了，僅在驛站裏雇了一輛鄉車。車夫是一個少年，穿着紫花布的外褂和很長的背心，下面繫了一根帶子。他很喜歡對老爺們談天，他們談得

高興起來，竟使那氣促的白馬，和那加駕的瘦馬一步一步的走去這樣走法，是他們常常喜歡做的。

車夫談起科司敏司奇的管家來，却不知道他正搭着那個管家的主人。南赫留道甫也有心不告訴他自己是誰。

那車夫他曾到過城裏，讀過小說，坐在車箱旁邊，用手撈着他的長鞭極力誇耀他的技藝，說道：『那個驕大的德國人有三匹黃馬，他同着他的太太趕車出來的時候……啊，我的！那所大房子裏到了聖誕節便有一棵聖誕樹。我搭了幾位客人到那裏去。屋裏還有電燈啊；在全縣裏你也不能夠看見像這一類的東西了。他撈了許多錢。可怕呀！所有一切事務都在他權力之下。我聽說他還買了一處好田產哩。』

南赫留道甫自己着實毫不關心到那管家管理他田產的方法，和他從中所取得的進益上面去。可是聽着這個著長背心的車夫的話，他便不快活起

來了

他很嘆賞那天的豔麗的日子：只見濃厚的黑雲時把太陽遮蓋起來；田間的農夫們正在各處鋤耨幼麥，靈雀正在那深厚碧綠的草地上翱翔；樹林裏除去晚橡外，全都覆着嫩綠的葉子；牧場裏有牲口和馬匹在那裏吃草；遠處的田畝也在耕犁。可是他又不時的記起那無趣的事情來，當他自問那是什麼東西的時候，便又記起那車夫所講的那個德國人怎樣管理科司敏。司奇的談話來了。

等到他到了科司敏，司奇便着手工作，那種無趣的情緒也就過去了。

他把辦公室的賬簿查了一下，又和管家談了一會話，管家說農夫們自己沒有田地，他們都歸在地主的田畝了；他又忠忠實實的指出從中取得的進益，可是這一來反使南赫留道甫更加堅決不去經營，却願把他的田地租給農夫們。

南赫留道甫看了辦公室的賬，和管家談了一回之後，知道三分之二的最良的田地現在正雇了定價的工人用新式的機械耕種着，其餘三分之一是給農夫們耕種的，每畝祇付五個盧布的工資。就是農夫們須把每畝田犁三次，耙三次，撒種子，刈稻穀，再要收拾好了送到打穀場，纔能換得五個盧布；可是雇的工人做了同樣的，自由的工作，却至少可得十個盧布。農夫們由田產處取用的一切東西，價格都很高，他們都拿工作來抵償。他們拿工作來抵樹林，蕃薯秧，和草地等物的使用；他們幾乎全都欠那辦公室的債了。在農夫們租去耕過的田畝以外，其餘的田地倘按五分的利息放出，那麼還可生產出來却也這樣的多抽了農夫們四倍的價值。

這些事情南赫留道甫從前全都知道的，可是現在却換了一種新眼光來看了，他很奇怪爲什麼自己，和在他這種地位上的賄人，能夠忍心目睹着那樣酷刻的條件。那管家的辯駁以爲倘把田地租給了農夫們，那麼那些農器

便不能生產，就連他們四分之一的價值也取不出來了；農夫們再把田地隨便一毀，南赫留道甫可就要遭極大的損失了。但是這種辯駁反倒堅決了南赫留道甫的良知，以爲拿田地租給農夫們，和這樣的奪去自己進款的一大部是做一種好事。現在他已決定趁自己在這裏的時候，立刻把這件事情辦妥。米穀的收穫和出賣，農器和無用的建築物的出賣——這全是管家在他走以後應該做的事情。他又叫管家於次日招集科司敏司奇田產中三鄰村的農夫們，來開一個會，以便把他的意思在會上告訴大家，並且給他們設定租賃田地的期間。

南赫留道甫既具着一種反對管家的辯駁所表示的決心，和爲農民而受犧牲的準備心裏不由的異常爽快起來，便離了辦公所出來，再三想着前途的事情。他繞了屋子踱去，穿過那失修的花園——今年的花全都種在管家的屋前了——行經網球場，現在場中却長滿了蒲公英，又沿着菩提樹的蔭

路，他從前常常在此地吸煙，還會和美麗的克利毛娃（他母親的賓客）在這裏賣弄過風情。對農夫們的演說，他心中已草草預備了一下，後來又和管家談了一回話，茶後他重把自己的思想整理一番，他走到大廳中給他預備的屋子裏去，這間屋子是從前作為延接賓客用的。

那間清潔的小屋裏牆上掛着威尼斯（註二）的風景，兩扇窗戶中間懸着一面鏡子，排着一張潔淨的牀，上面鋪了彈簧的褥子，牀旁有一張小桌，桌上放着玻璃的水杯和燈兒，和一個熄燈的小筒。鏡子旁邊，又有一張桌子，桌上放着他的已經打開的皮包，裏面有他的鏡匣和幾本書：一本是俄文「刑律通詮」，一本是德文，一本是英文，都是同樣的題目，這些書是他打算在旅行鄉間的閒暇時候讀的。可是今天已經太晚，不能讀了，他急忙收拾睡覺，以便明天好早早的起來，預備和農夫們會面。

屋中角隅處放着一把舊的烏木的鑲花圈椅，南赫留道甫一看，便又想起

這把椅子曾放在他母親的臥房裏面，他的靈魂就突然激起了一種完全意想不到的情感。他想起：屋子即要頹壞，花園即要荒蕪，樹木即要伐倒，又想起田場，馬廄，草舍，等物來，凡此種種雖不是他的，却也知道是費了許多力

些東西。

容易，可是現在却不但送掉那些東西，就連出一半也都難能起來了。登時又起了一種理論，表明

然而毀掉他的產業是無意識的事情。那時候便有一種聲音，『這『我必得維持我田地上的產業。可是倘使我在田地上不佔有產業，那麼我便不能夠保持這些房屋和田畝……但是那時我已到西比利亞去啦，那麼房屋既已用不着，田產也用不着了。』又有別種聲音說道：『這些事情都是如此的，可是你並非要把你一輩子全都消磨在西比利亞啊。你總要結婚，育兒女，並且還須好好的把產業遞給他們，正像你接受來時的情形一

般。對於田地呢，亦負有一種責任。招棄他把一切都毀壞，那是很容易的啊，可是再想得他，就極難了。無論如何，你須先想想你將來的生活，和你自己將要去幹的事情，隨着也須安排安排你的產業。你是憑你良心做去呢，還是因為要誇耀纔去幹的呢？」南赫留道甫這樣的自問自答起來，不得不承認他的：『是被人家要議論他的思想所感動了。他越想着這事兒，問題便越越
寺解決。

并却了那些思想，等到明天早晨再來用清新的頭腦
在那潔淨的牀上躺將下來。可是躺了半天，也不能夠睡着，但
園中一對夜鳴烏鳴聲，有一隻棲在靠窗的丁香樹的花間，隨一
進屋來。南赫留道甫靜聽着蛙和夜鳴烏，便

（註）威尼斯（Venice）為意國名城，重要之商港及軍港，風景頗稱佳勝。

想起那驛吏的女兒，和驛吏自己的音樂來了。這又使他想起瑪司洛娃來，當她說着『你必須完完全全的把他捐棄』的時候，她的嘴唇便像蛙叫似的顫起來了。那時候管家的德國人就下來到蛙那裏去。應該把他拉住，可是他不下來，並且變成了瑪司洛娃，過來責備南赫留道甫道：『你是一位侯爵，我却是一個囚犯。』『不，我一定不服從，』南赫留道甫想罷，自己便醒了，不由的問着自己道：『好，我做錯了呢，還是做對了呢？我不知道，我也不去顧慮了。那都是一樣的；我必須睡覺了。』他自己便下降到那個和瑪司洛娃所爬的地方去，而那裏也就全都完了。

第二章

南赫留道甫在早晨九點鐘醒來。伺候主人的少年書記一聽見南赫留道甫起身，便拿鞋子和水給他，鞋子閃閃有光，水是絕清的冷泉，他又報告說農夫們已聚集在這裏了。南赫留道甫跳下牀來，把他的思想蒐集了一下。昨天

對於捐棄他的財產和這樣毀壞他的憐惜情感早已消滅得蹤跡全無。他覺得那種憐惜的情感，倒吃驚起來；他欣然樂觀前途的工作，甚至不知不覺的自傲起來了。

他能夠由窗中看見滿長著蒲公英的舊網球場，農夫們已在那裏聚集了。昨晚的蛙果然沒有白叫；今天的天色陰沉得很。一點風也沒有；只見晨光裏面降着柔軟溫暖的小雨，樹葉、樹枝和小草上都掛着水滴兒。除去新鮮的植物嗅味以外，還有一種潮濕的嗅味由窗中穿進來，足徵雨還要多降些。

南赫留道甫穿衣的時候，向外望了聚在網球場上的農夫們好幾次。只見他們一個一個的來到，摘去他們的帽子，互相鞠躬致禮，圍着站成一個圈子，各自撐着棍子講話。那管家是一個強壯堅實的胖少年，穿了一條大鈕子的深綠色粗絨短衫，他過來稟說農夫都已聚齊，在那裏等候着，不妨請南赫留道甫吃完早飯再出去——茶或咖啡兩種都備着，隨便他喜歡用那一樣。

南赫留道甫一想到自己即將和農夫們談話就起了一種不期而來的畏縮和羞澀的情感來，他說道：『不，我想我最好馬上就去見他們去。』他將要去滿足農夫們的願望去，這事是他們連希望都不敢希望到的：低價租給他們田地，可算是賞給他們一個大恩典了；然而他還有點慚愧。當南赫留道甫走到農夫們那裏的時候，白頭，鬚頭，禿頭，灰色頭，一齊在他面前赤將起來，他倒覺得非常模糊啦，竟使他一句話也不能說出了。滴滴的小雨繼續下着，落在頭髮上，鬚鬚上，和人們的粗外褂的細毛上存留着。農夫們兀自注視着主人，候他說話，可是他非常羞澀，竟至說不出話來。這種侷促的靜默，却被那嚴澀而自信的德國管家打破，他自命是一個管治俄國農夫的行家，他說俄國話也說得非常的好。這個吃得太多的胖子，和南赫留道甫自己，映照那些皺皮瘦臉的，肩胛骨突出外褂的農夫們便自呈出一種奇狀來。

管家說道：「這兒是這位侯爵，要想賞給你們一點恩惠……把田地租給

你們；不過你們却值得罷了。」

「瓦西萊，楷利奇，我們怎麼值得？我們不給你做工麼？我們都很滿意那已經故世的太太——上帝安放了她的靈魂（註一）——現在少主侯爵不見棄我們，我們謝謝他呢。」這是一個紅頭髮，多說話的農夫說的。

又有一個肩胛寬大的農夫說道：「我們一點也沒有忤逆主人的事情；我們都苦在缺乏田地。不穀過活的。」

南赫留道甫說道：「對了，這便是我招集你們的緣故。我願意讓你們隨便把所有的田地全都租了去。」

農夫們一語也不發，宛如他們既不懂又不信這事一樣。

一個中年的人問道：「租給我們田地——有什麼用意呢？」

（註一）「上帝安放了她的靈魂」一語為俄國俗語，每一提起死者名字時為習熟，起見常作此語，亦即我國所謂「在在之靈」之意。

「把田地租給你們，你們可以出低價使用。」

一個老頭兒說道：「一件非常合式的事情。」

又有一人說道：「要是租價僅是我們出得起的。」

「我們不應租田地一事，真是沒有理由啊。」

「我們是慣常靠着耕種土地來生活的。」

又聽見幾個聲音說道：「你亦稍爲安靜些罷。除却收租以外，你也便沒有事了。不過現在去想想你所有一切的罪孽和騷擾罷！」

管家說道：「罪孽全都在你們身上。如果你們勤勤懇懇的盡了你們的工作，又照着秩序……」

一個尖鼻子的老頭兒說道：「那是我們所不能殼的。你說『你爲什麼讓馬跑進穀裏去？』但是誰把他放進去呢？我在那慢騰騰的日子裏，搖着鐮刀或這一類的東西，直到那日子好像一年似的長久，所以晚上看守馬匹的

時候，我就睡着了，馬跑進了雀麥裏去，現在你却來剝我的皮了。」

「好呀，你們應該守着秩序。」

一個面黑，多髮，高身材的中年人答道：「你講秩序是很容易的，可是我們却受不住了。」

「我沒有告訴你去裝一個籬笆麼？」

一個面貌老實，身材矮小的農夫說道：「那麼給我木材去做啊。去年我要裝設一個籬笆，便砍倒了一棵嫩樹，你就把我拘了三個月，在監獄裏喂蟲子。」

南赫留道甫轉身向管家問道：「他講的什麼事情？」

管家操着德國話答道：「那個人是村中最大的賊骨頭。他每年在樹林中偷取木材，吃我把他捉着了。」隨着回頭向那農夫續道：「你必得學着尊重別人的財產。」

一個禿老頭兒說道：「怎麼啦，難道我們不敬重你麼？怎麼啦，你能用一根